

天上大风

一个行者的流浪人生

天上大风

行者 著

真正的行者，不在于走过了多少

而在于成就了多少次全新的自己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天上大風

行者
著

中信出版社
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天上大风 / 行者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086-2914-8

I. 天… II. 行…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6718 号

天上大风

TIANSHANG DAFENG

作 者: 行 者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**彩 插:** 4

印 张: 8.25 **字 数:** 127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**印 次:**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914-8/I·235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—84849283

http: //www.publish.citic.com

服务传真: 010—84849000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

行者在雪山下踏青，停伫遍地野花的文海。



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木房子，是正福草堂的别院，也是行者隐居过的地方之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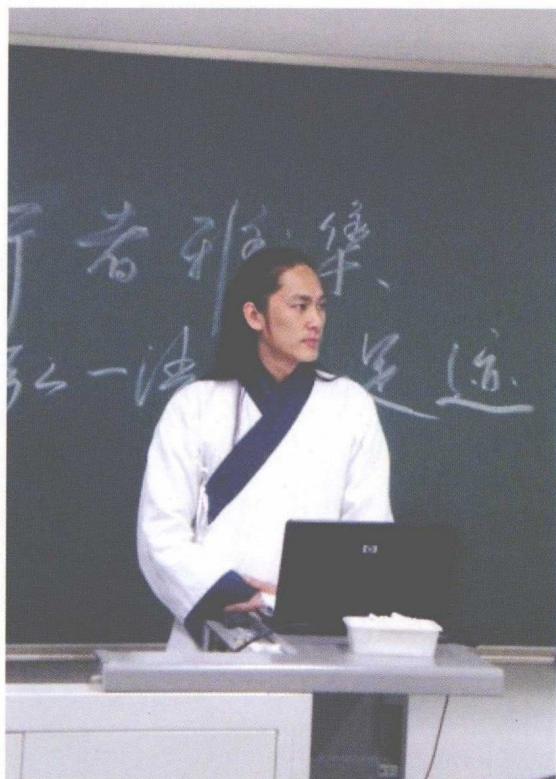
枫林下有一袭瀑布，巨大的水声里，行者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内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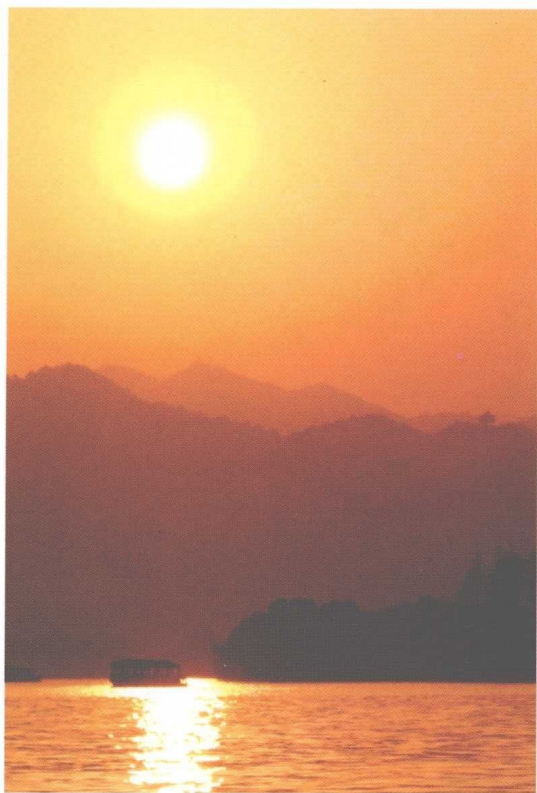
行者在玉湖的枫树上避雨，吹起了悠远的尺八古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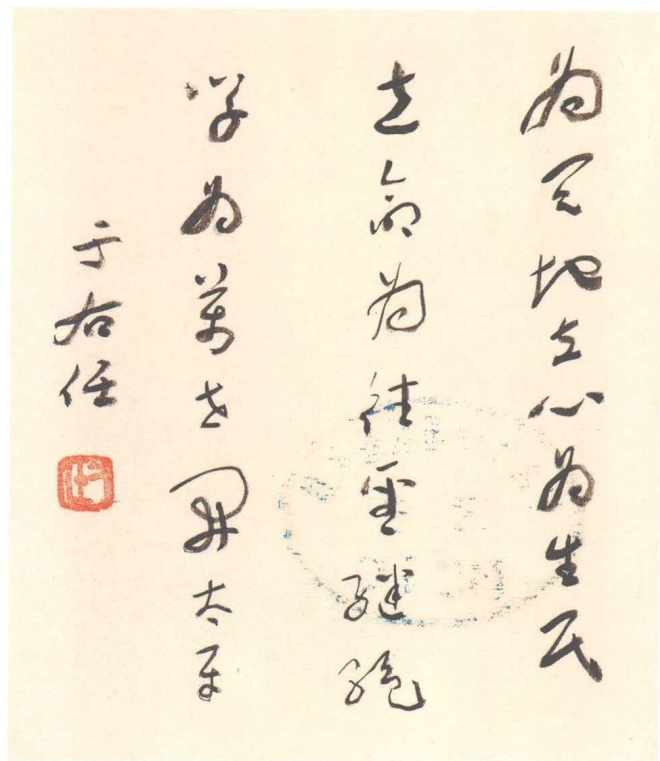
四国边境处的白哈巴村下了一场小雨，雾气弥漫中，行者赤足前往拜访一位图瓦族老人。



回到城市后，行者度过二十五岁生日，
在北京大学讲演“遵循弘一大师之路”。



走遍千山万水后，行者在西湖边静坐，夕阳美好极了。



于右任书张横渠名句：

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一切的故事，
从开始到结束，
当我在仰望长天的时候，
都在大风里面，随生随灭，风过如梦。

——行者

序言一

行者：孤独里呈大气

素黑 香港心性治疗师、作家

2008年，认识了行者。那年，他23，我39。

我们都曾放下一切出走，那年，他16，我28。

他没有长大，我没有长大，可我们在成长。

认识至今，他一直在浪流，追随内心的呼唤，把最珍贵的青春压上去。

出走是他和我修行、出家和安家的共同点。他说：“心安处便是家，外逐无非更替。”我说：“离家不过是回家，哪里感到安心，哪里就是家，流动好，停留好，无须执著。”

他曾跟我分享他出走的点滴：“在石家庄的一个农村，白天打发时间，晚上坐在村外的田地里看星星，思想宇宙、人生、个体、社会、历史的关系，没有答案……”他在早期的流浪中曾把自己绑在树上睡觉，在东莞走去深圳的路上基本都在附近村民的坟墓边借宿过夜，在无人区和沼泽地几乎绝命，遇到一个酿

香水的人，还曾借宿一户农家帮他们一起接生小猪。种种事迹，其实生活和野人无异，若无食物随缘而取，若无住处有安全的地方便睡。

以手代枕，踏遍天涯，以流浪的方式历练生命，保存童真。我羡慕行者，男人独行总比女人方便和自由。我常想，假如我是男人，我不会是个作家。

那年，行者用一首歌的最后一个字，决定了要出走的城市，就这样走了很多年。类似的出走方式，似曾相识。20年前，我和Y在早餐桌上，轮流说出两个字的地名，最后选了最喜欢的名字便出发，穿过超越时空的树洞，发现别有天地的破码头。18年前，我带了照相机，跟面前的C说：给我一个脑里第一时间跳出来的地名吧。他说了，我欣然出发，发现安睡半山的墓地，拍了很多安魂的照片。14年前，心里跳出英文字母B，于是选择开往英国南部海边小镇 Brighton 的公交车，经历了前半生最重要的改变。

行者是我的心灵挚友。跟我靠近的心灵挚友，大概都拥有两个特点：第一，跟尺八有缘；第二，还散发着童真，没长大地成长着。行者有次笑我看起来像20多岁的女孩，我确实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，已回到19岁，大概还要退到9岁。他说自己在成长，却在人群的社会里丝毫不懂人情世故：“说自己年轻，可现在已经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还有许多时间可以浪费和挥霍的少

年。但这颗童真的心是天性，学多久怕也是难以忘却的，忘形时总不免有小孩子的一面。”

2010年他当国学杂志的编辑，替我做了一次深度专访，两个小孩一起深谈关于修行、尺八、孤独和爱欲的人间事。他最后引用了《无量寿经》中的话：“人在爱欲之中，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，无有代者……”嗯，这不也正是素黑式的自爱信仰吗？我们平时不多话，能交心，正因为我们都深切地明白尊重安静和孤独的神圣。

大概行者和我都一样，深感说话和文字太虚弱，无法表达出走的宽度和空静。要用文字把半生经历记下来是艰巨和孤独的工程。他花了五年时间写成这本半自传小说，大概也是不得不停笔，不然没完没了无法对自己交代，反正流浪的路还在一直走下去。而我却还没开始写，只想靠近更单纯的音乐。文字就是思想，思想难免太复杂，纯粹一点可以吗？可以的，于是，我们更多是分享尺八和古琴。在国内，行者是我认识的尺八朋友中，最单纯地爱护和尊重尺八的人，吹完尺八会微笑，心满满的样子。第一次见面，在北京，他带了尺八来，我们几乎没说其他，反正什么都不重要，我干脆给他吹我的长管黑尺八，他也用他的松韵尺八吹了一曲《虚铃》给我听。我们还即兴交融了一阵子，单纯得像两棵竹子的相遇，遗忘时间、遗忘地方、遗忘对方、遗忘自己，只剩下竹子和声音的共振。因为尺八的纯粹，因为我们愿意

保存尺八的纯粹，我们变得更纯粹。

他常说：“我想回到山里去。”属于原始，跟城市无关，难得单纯的幽人活在这个复杂的世代，确实有点不可思议的时空错置。他一心只想着修行、出家和中华传统文化。他偶尔传诗集给我看，传尺八音乐给我听，还说也许以后可以教我一直想学的古琴。虽然宁愿远离人群，对世俗人情并不关心，但异于一般粗心自我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行者待人接物温暖和细心，少说话，多用心，懂得照顾朋友。怕我人在异乡又是迷路狂，他会确保我安全回旅馆才离开；下雨了，他会在电话里温柔地叮嘱我要打伞，小心认路。

我笨手笨脚时，他会在旁边替我照顾好尺八。对这个超现实的年轻人，暗里我一直怀着心愿：希望他能好好保护自己的单纯，希望大家别只把眼睛放在他干净的外表和传奇的故事上，正如也别把关注点放在我的黑上一样，我们不过在诚实地活着，分享生命的单纯和美好。我们都需要私密的空间，跟安静在一起。可是，我和他一定程度上都活在被标签的媒体世界里。某次我们感慨媒体文化的浮躁，他说：“我不大喜欢标签和定义，因为城市中一切都很快，忽略一个人很容易，认识一个人也很容易，但是认识对一件事情和一个人很难。我希望这样表达自己：我是一个吃喝拉撒的人，从生到死扬起又落下的灰尘，和任何人都一样。只有在修养自心的时候，我才认为自己是一个衣食住行的人

类，一个且行且歌的行者。”

进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不容易，行者要分享的，是他对生命、理想和单纯的敬爱，而不是他的个人标签。他的传奇，来自一股属于生命的，超越年龄、性别、思想、国度的干净能量，属于出走的勇气和修行的谦逊。别人也许看他很自我，迷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看到的行者，却是在小我里怀大气。一直记着他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没必要担忧现在，放眼看现在不过是几十年人生中的一小步，这样也过不去的话怎能走下去？该来的自会来，先做自己随性想做的事。”

孤独乐活并不难，胸怀大气却不易，需要单纯的心，边修边行。行者的修行人生，孤独里呈大气。

2011年4月10日

素黑于香港